

<<茅盾小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茅盾小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29022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29020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茅盾

页数：40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茅盾小说>>

### 内容概要

茅盾是讲究小说结构艺术的大师，他的小说呈现一种蛛网状的复式结构，把众多的人物，复杂的情节，纷繁交错的线索，全都有机地黏合在各个结点上。

人物的性格命运便由这一个个密集分布的结构点展开，丝丝入扣，严谨完整。

漂亮的结构，丰满的人物，是艺术的灵与肉，自然会成就写实主义的杰作。

《茅盾小说：经典文存》为“世纪文存丛书”之茅盾小说，收录了创造、一个女性、诗与散文、色盲、昙、大泽乡、喜剧、小巫、林家铺子、等短篇小说。

茅盾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，他的小说创作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一般认为，在茅盾的小说中，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的《蚀》、《虹》和后来的《子夜》。

这些小说，以观察深刻、画面广阔、叙事结构宏大见长，它们以准确、生动和丰富的艺术手段，展现了中国社会二十至四十年代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长卷。

《茅盾小说：经典文存》为“世纪文存丛书”丛书之一，收录了二十篇茅盾的小说精品。

<<茅盾小说>>

书籍目录

创造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县大泽乡 喜剧小巫林家铺子右第二章春蚕秋收残冬当铺前大鼻子的故事烟  
云手的故事 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” 水藻行某一天

## &lt;&lt;茅盾小说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创造 一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，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，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，带了几分“你奈我何”的神气，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、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，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。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。

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。

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。

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，乱丢在桌面，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；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。

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，像是它的黑泪，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；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，斜起了红眼睛，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，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，把它挤倒了，——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，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：“娴娴三八初度纪念。

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”。

然而“丈夫”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。

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，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。

更左，直挺挺贴着墙壁的，是一口两层的木橱，上半层较狭，有一对玻璃门，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绸。

和这木橱对立的，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，是一个衣架，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。

再过去，便是东壁的右窗；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。

更过去，到了壁角，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。

这里有一扇小门，似乎是通到浴室的。

椭圆大镜门的衣橱，背倚北壁，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抽木床，和那珠络纱帐子，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。

和衣橱成西斜角的，是房门，现在严密的关着。

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。

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，玄色绸的旗马甲，白棉线织的胸襟，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：都卷作一团，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，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。

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；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，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。

床右，近门处，是一个停火几，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，旁边有的是：角上绣花的小手帕，香水纸，粉纸，小镜子，用过的电车票，小银元，百货公司的发票，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，宝石别针，小名片，——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，都在这里了。

一本展开的杂志，靠了台灯的支撑，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姿势，异样地直立着。

台灯的古铜座上，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，侧着头，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：《妇女与政治》。

太阳光透过东窗上的薄纱，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。

这些木器，本来是漆的奶油色，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。

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——响得作怪，似乎就在楼下，——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。

他睁开倦眼，身体微微一动。

浓郁的发香，冲入他的鼻孔；他本能的转过头去，看见夫人还没醒，两颊绯红，像要喷出血来。

身上的夹被，早已撩在一边。

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；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（vest），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，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。

——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，大概是不早了呵。

君实想，又打了个呵欠。

昨晚他睡得很早。

## &lt;&lt;茅盾小说&gt;&gt;

夫人回来，他竟完全不知道；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，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，忽然不能再睡，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，才又矇矇的像是睡着了。

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，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；其中有一个，此时还记得个大概，似乎不是好兆。

他重复闭了眼，回想那些梦，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

梦，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，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；但君实以为都不是。

他自说，十五岁以后没有梦；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：“梦是不会没有的，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忘了。

”她常常这样说。

“你是多梦的；不但睡时有梦，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！”

”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。

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，他自觉是意外；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，不是遗忘。

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，以便对夫人讲。

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，他也不肯轻轻放过；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；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，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。

他轻快地吐了口气，再睁开眼来，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；然后，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，然后，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，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熟睡的少妇，现在眉尖半蹙，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，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。

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；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，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，有许多批评，在娴娴看来，简直是故意立异。

娴娴的女友李小姐，以为这是娴娴近来思想进步，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。

这个论断，娴娴颇以为然；君实却绝对不承认，他心里暗恨李小姐，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，昨天便借端发泄，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，最使娴娴不快的，是这几句：

“……李小姐的行为，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。

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，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？

娴娴，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，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，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。

但要做实际活动——嘿！

主观上能力不够，客观上条件未备。

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，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。

又说女子要独立，要社会地位，咳，少说些门面话罢！

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？

有什么社会地位？

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，在月宫跳舞场！

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，要革命；咳，革命，这一向看厌了革命，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！

……”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—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，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，更使娴娴难受；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。

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，可是娴娴整整有半天纳闷。

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，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；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，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。

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，现在已经跳了出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见解了。

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，是难受的。

他爱他的夫人，现在也还是爱；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。

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，娴娴非复两年前的娴娴了。

想到这里，君实忍不住微微唱了口气。

## &lt;&lt;茅盾小说&gt;&gt;

他又闭了眼，冥想夫人思想变迁的经过。

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时候，娴娴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；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？

似乎不是的，那时娴娴还没认识李小姐；似乎又像是的，此后娴娴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。

最近的半年来，她不但思想变化，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正常，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，居然是“成大事者不修边幅”的气派了。

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，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；除了这一片“干净土”，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，是娴娴的世界了。

在沉郁的心绪中，君实又回忆起娴娴和他的一切琐屑的龃龉来。

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，是幸福的顶点，但命运的黑丝，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；似乎娴娴的变态，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，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，要求强烈的刺激，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。

买一件衣料，看一次影戏，上一回菜馆，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；常常君实喜欢甲，娴娴偏喜欢乙，而又不肯各行其是，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。

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。

因为他们都觉得“各行其是”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，倒不如轮替着都有失败都有胜利，那时，胜利者固然很满意，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，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。

这样的争执，当第一二次发生时，两人的确都曾认真的烦恼过，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彻骨的美趣，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澜。

所以在习惯了以后，君实常常对娴娴说：“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。

但是，漂亮的少奶奶，娇养的小姐，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，是久长的。

”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，娴娴偎在君实的怀中，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。

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，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。

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。

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，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，笑是假的，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，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，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，于是本不愿意的“各行其是”也只好实行了。

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。

思想上的不同，也慢慢的来了。

这是个无声的痛苦斗争。

君实曾经用尽能力，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，然而徒然。

娴娴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，顽抗他的攻击；并且娴娴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，驱逼旧有者出来。

在最近一月中，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。

他承认自己在娴娴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，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，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，占有了她的全灵魂，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，并且恢复又像是无望的。

两年前夫人的心，好比是一块海绵，他的每一滴思想，碰上就被吸收了去，现在这同一的心，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，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，也软化不了它。

“神秘的女子的心呵！

”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。

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；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娴娴心里的铁。

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标。

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，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。

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法，许会使娴娴更离他远些。

但是，除了这条路更没有别的方法了。

“呵，神秘的女子的心！

<<茅盾小说>>

”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。

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。

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，向床沿翻过身去；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娴娴也惊醒了。

她定了下神，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，又轻轻的翘起头来，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。

君实闭了眼不动。

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。

他又觉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。

他还是闭着眼不动，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，在暗中伺察。

俄而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，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；君实再忍不住了，睁开眼来，看见娴娴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，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，像一匹猫伺伺一只诈死的老鼠。

君实不禁笑了出来。

.....

<<茅盾小说>>

编辑推荐

《茅盾小说：经典文存》第二天，林先生的铺子里新换过一番布置。将近一星期不曾露脸的东洋货又都摆在最惹眼的地位了。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办法，写了许多“大廉价照码九折”的红绿纸条，贴在玻璃窗上。这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，正是乡镇上洋广货店的“旺月”。不但林先生的额外支出“四百元”指望在这时候捞回来，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这几天的生意好。



<<茅盾小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